



# 從舊約聖經談教會領導者

吳仲徹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諾克斯學院神學博士

本院舊約學退休教授

## 前言

領導者是在每個世代中每個文化與地域的每一個團體或是族群與國家都需要的。從大到國際小到家庭或是個人的生命，都需要有被領導與領導他者的時候。雖然產生的方式和理念（ideology）會隨著環境或需要變化而產生不一樣或是不同的領導者，例如過去的美國領導者與現今的領導者之不同，<sup>1</sup>但領導者的品質與目的（目標）或是任務的達成乃須要看領導者的養成方式與過程而定，雖有些領導者是具有天分，然而後天的能力也要不斷地被養成與塑造，即所謂的領導質能（leadership）。基督教會的領導者雖有著不同的產生方式但其領導的本質和能力也和一般有相似之處，當然有其特殊點。因此要從教會奉為經典信仰基礎的舊約作為探討的文本。

一般而言，領導者常要面對該團體的生存議題或是各種生存挑戰，因此，領導者和領導團隊的質能是極其關鍵的，現代人常以在事業和政治成功的領導者為例，如：蘋果電腦的老闆賈伯斯（Steve Jobs 1955-2011）與所領導的團隊（CEO）的故事，或是現任德國的女總理（第34任[聯邦第8]）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Kasner 原姓] Merkel 1954~）所帶領的領導團隊是如何克服歐洲的經濟危機，並且帶給德國穩定與進步，繼續擴展其生存的國家生命，甚至造福鄰國的大國風範。她的身份與背景以及其養成的過程是值得我們探討和學習的。傳道者雖然是不同

<sup>1</sup> Jagdeep S. Chhokar, Felix C. Brodbeck, Robert J. House, *Culture and Leadership Across the World* (Routledge 2013).



於她的身份與角色，但也可從她（他）們的經驗中來學習。（書房有他們的書籍可參閱，在此不加以複述之）。

舊約中所敘述呈現的領導者，按著各時代作者或是編輯者所描素出來，這些人成爲以色列歷史中被記念的人物，他（她）們不但開創了歷史，也爲了自己和下一代的生存與幸福來努力，並以信仰與智慧突破各種困難與困擾走出生機，其描素的特質都是歸功於信仰上帝、因著上主的帶領與同在。而不是單方面只靠著他們個人的能力或靈力所能達成的。特別是每當這群無根的人民（漂流和被分散）需要領導者出來帶領時，他們哭訴上帝，上帝就會揀選領導者去爲著那處在弱勢中的人民施行拯救並堅強他們繼續生存下去的勇氣與智慧。換言之，領導者們背後真正在領導的是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所以，要當一位關鍵性的領導者本身的身份與能力之認同和具備的能力都是出自上帝的主動揀選和訓練養成的。這樣說來是與現代所謂的領導學的理論有距離嗎？我們暫時擱置這議題的相異性，而試著從聖經所敘述的角度來探討，一方面是與信仰相關的領導職能性；另一方面是與領導者裝備的質能性。

類似地從基督教會現代學者研究領導者的質能性來探討，如 Rick Joyner（2003）認爲：聖經中的領導是具三股之力的配合才能達到成功（生存與發展）。這個想法是從所羅門王的一句話：「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兩人便能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他指出那就是：**領導力**，**創意力**和**管理力**三股力的結合才能成爲關鍵性的成功領導者。<sup>2</sup>另外，從事一般與教會領導研究的學者 John C. Maxwell 認爲：事情或事件和工作之興衰皆與領導者的能力展現是息息關連。因此，他強調若是只知道如何領導，那只能算是打了半場戰而已；應該實際付諸實行領導的理論（知道）才可能成功的，也就是理論和實際是兩件一起去做否則兩件會是截然不同的事。所以他提出領導的黃金律去實踐（個人與團隊的結合）。總言之，一位領導者是需要知行合一或言行合一以及身體力行出內在的理念和生命的。當我們查看舊約中的領導，包括有族長、士師、國王、祭司、先知與智慧人時，發現這些都是聖經中所描素出具有領導的圖像和訴求的。他們的角色扮演

<sup>2</sup> Rick Joyner, 《創意的領導與管理 (Leadership: The Power of a Creative Life)》(周東海和周東泉譯, 台北: 永恩出版社, 2003)。





也與 Rick Joyner 所提的那三股力的質能性之展現有相符之處。

本文要隨著聖經所描述之以色列的歷史進程面去探討。換言之，要回到三、四千或是五千年前的時代與實況去探討。但是文章的主題又要延伸或是跨越到後新約的基督教時代與台灣長老教會的時況與社會的連結作研究，這鴻溝是不容易搭起的。雖如此，還是勇於去探討，因時間與篇幅的限制只能談到主要的部份，其他細節部分只能暫時擱置。或說在此只能從經文中所敘述的領導者之信仰與性格特點，其所呈現的領導方式或是達成的目標等等去作分析與陳述，若要詳盡知道當時的社會背景和個人活生生的生命去探究的話，就需要考古學和聖經以外的資料作輔助。因此只能說是臆測其領導的現象與特質而已。至於是否可成為現今教會之教牧來學習呢？那就要看現代教牧的需要和各自的學習取向了。筆者就以 Rick Joyner 所提出的領導者需要三股力作原則來探討聖經中出名的領導者，也試著去分析和陳述他們的領導方式，之後，才再來談現代台灣原住民教牧之領導需要的相關議題。

## 本論

### 第一、何謂領導者（Leader）？可從廣義與狹義來探討之：

首先，就廣義而言：人人都是被賦予領導的本質（廣義 leadership），若從創世記上帝創造人類時所賦予的管理與治理的任務與角色，本質與能力而言（創世記 1:26-28），朝著人類與萬物的生養眾多遍滿全地（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and fill the earth）的任務或是目的，這也是上帝創造的命令與期待，上帝的形象樣式是人要達成任務與目標的一種本質與使命的賦予之表示，管理與治理的用詞並非人是可以代替上帝或成為上帝的能力，雖然近東的古代神話故事國王是神的兒子或是代理人，<sup>3</sup>然而聖經一貫的神學指出人是人，國王也是人，絕對不是上帝也不應被拜為上帝或是偶像。管理與治理是要完成或是去忠實地回應祂的創造的生命的延

<sup>3</sup>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15* (WBC Vol. 1)(Waco: Word Books, 1987), 28-34.



續與繁榮原則。這是一種希伯來文學的修辭性的表達。<sup>4</sup>

從**五經的神學**來探討，亞當與夏娃—人類的始祖，上帝創造他們的目的是要成為上帝的夥伴去管理與治理地上一切。<sup>5</sup>這是每一個人的天職，管理與治理是要具備能力（ability/capability），是要有職責（duty/responsibility）與職份（position or role）去執行上帝所吩咐的使命或是任務。如 Fretheim 強調人的天職要不斷地回應上帝創造的「好」，即便閱讀申命記也都要回應這一個神學的主題。<sup>6</sup>因此，從詮釋層面而言可以說工作（墾地耕種）是一種領導的模式，因為一位領導者要向所託付使命的對象負起生養眾多與管理和治理的責任（挪亞回應了）。那麼就要勇於扛起責任，這是一種領導力的開始與發揮；除了要先設定工作的目標和合宜的行程計畫之外，進程中也要去面對許多迎面而來的新挑戰和天候環境的變數作調整應對的方法以示負責。因此，要完成目標就必需要想辦法（know how）去達成，所以要具創意力和管理力。這些都包涵如何使用適當的人（適才適用）或是工具與途徑（工欲其善必先利其器）的更新專心學習與分辨（智慧）和人際關係（包括資源和人力的結合和運用）。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現代心理學也提醒我們，這又會牽涉到領導者的過去成長背景所形成的性格（情緒與意志）與品格（社會規範和倫理的操守）的塑造結果。從創世記第一章而言，人一定要對上帝負起工作的責任和對周遭共存的环境與被造物的責任。要負責任是要有更多的學習研究，培育和塑造之過程。創世記中第一家庭的故事是個前車之鑑，當中敘述了當人違反上帝的法則，就必然成為目標與使命的阻礙（obstacles）。該隱殺死其兄弟亞伯的例子，說明了人要回應上帝所創造的[好]，是有必要從人的內在生命開始，否則，有知識和智慧也會倒成

<sup>4</sup> Edmond Jacob, 《舊約神學》（宋泉盛譯，台南：東南亞，1981 四版），144-221。人要懂得與珍惜選擇生命的生存法則才能完成上帝所賦予的本質與能力和使命。所以人要以所謂的順服為依歸，參 B. S. Childs,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n a Canonical Context* (SCM1985), 204-221; 人是上帝的管理與治理的夥伴而已，所以必須在神聖的契約下的順服行事盡忠扮演角色作祂的見證人，參 Walter Brueggemann,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1997), 450-491.

<sup>5</sup> Walter Brueggemann,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 Testimony, Dispute, Advocac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7), 450-564, 介紹各種古代以色列境況的人的職位角色所應負的夥伴責任。

<sup>6</sup> Teence E. Fretheim, *The Pentateuch*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6) 強調申命記扮演著承先啟後的角色之讀本。如果是筆者認為摩西的領導重要之一是努力建立法治的國家的另一種說法。





為阻礙之因或阻礙本身了。

其次，就狹義而言，從舊約中的領導者分析與陳述：<sup>7</sup>被上帝揀選，照著上帝的旨意去完成使命的人，<sup>8</sup>其所扮演的角色與職份是要忠於呼召（calling）他（她）的上帝，從以下的例子來作分析：

1. 族長（patriarchs）：亞伯拉罕（亞伯蘭）、以撒與雅各（族長）的群像（figures）：

如果從 John Bright 所寫的以色列史來看以色列民的初期，像這樣的領導者是深具多重角色與社會功能的人。但在正典聖經中的描素下他們是半游牧、有家庭性的生活；是活在延續創世記 1-11 章所敘述的世界舞台的真實人物。可能出現有競爭性和合作性生活，但也出現彼此之間的對立與對抗不容性，展現出他（她）們不同的性格與行爲。但三、四代的傳承和上帝<sup>9</sup>之間所立的約是時常被提醒的。<sup>10</sup>不管是通過夢或是各種不期而遇的遭遇，其中的幸與不幸，都要朝向上帝的創造與揀選的目標前進（1-11 與 12-50 章）。

在此階段，他們的領導範圍是屬於家族的成長，特別處在半游牧的生活與文化下，一方面必須面對自然環境的挑戰，另一方面還必須面對其他族群的對遇（文化、習俗、行爲相異），他們需要的是智慧和人際關係之技巧和方法。三位族長，甚至於約瑟都在完成上帝給亞伯拉罕的使命：生養眾多與後裔如天上的星和地上

<sup>7</sup> Rolf Rendtorff, *Men of the Old Testament* (SCM 1968) ; R. N. Whybray, *Introduction To The Pentateuch* (Grand Rapids: W. B. Eerdmans 1995) 所強調的作者或是編輯者所描繪的人物圖像特色（figures）與以色列歷史變遷是息息相關。換言之，以色列命運是與領導者特質是一幅命運共同體的圖像。

<sup>8</sup> Aubrey Malpurs,《使命式的領導：建立 21 世紀教會團隊的動力與方向》（鄧嘉宛與江淑敏譯，華神 2001）。領導應回歸到神治而非人治與法治，因為一切為上帝而作就會有聖靈的感動和作到主動與智慧精心策略：四 P(preparation, person, program and plan)，彼得·杜拉克曾說：要緊的不是領導的恩賜，一個領導的首要工作就是要通盤思考並詳細說明整個機構的使命。Stephen Covey 在《與成功有約》（*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一書中也提到說：身為企業顧問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協助企業訂立可行的使命宣言。這樣的團體才有未來和發展可言。使命使異象（vision）上軌道。

<sup>9</sup> David Klinghoffer, *The Discovery of God: Abraham and the Birth of Monotheism* (Three Leaves Press 2004) 強調世界三大宗教以及西方文明史肇始於亞伯拉罕追尋和堅持著一神的信仰所影響出來的世界。

<sup>10</sup> Sidgfried Herrmann, *A History of Israel in Old Testament Times* (SCM 1975)，他超越了 John Bright 與 Martin Noth 對以色列史的看見。筆者認為這民族要走向一個光明和平共榮的文明（創 12：1-3）還是要走向一個充滿衝突的政治與宗教（一神論）乃是一個很詭譎的張力之歷史？而這都與領導者脫離不了關係的重要議題。可參 Paul Johns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HarperPerennial, 1987)。



的沙（創 12：1-3）。目標是要他們延續一棒接一棒，一代接著一代，然而在過程中也受到個人的性格所造成的困難；目標不清或缺乏目標導向等等，影響著前進性的固滯。當中女人的角色有時成為目標完成的阻力，但相對的，也成為助力。若以敘述故事繼續去分析會滿有趣的。其實，亞伯拉罕其個人人生目標與族群的目標在正典聖經中被描素規劃為一致的，甚至是成為揀選之國—以色列的目標。當中雅各的名之改變，說明著承擔以色列名和命運的故事，然而其祖父的召命卻成為耶穌的傳福音目標，就是建立上帝的國度在此世界裏。耶穌以自己的犧牲和受苦、死，來成為眾人的祝福之事實，這乃是回應著上帝對人與萬物的創造之目的的領導的一種模式。整個世界要朝向平安與和平繁榮的目標是必須以此為依歸，而不是各國各民族在搞國粹與民粹為目標。

有學者認為這樣的族長群像之描素的統整，是在以色列亡國之後在波斯時代以斯拉和尼希米歸回時候的作品。其目的是要鼓勵與教育下一代，分散的以色列民重燃建國的盼望其文學和神學的作品。提醒新一代，過去領導者的忠心於上帝和使命乃是重燃現在的生機與盼望，朝向這樣的目標和學習族長的典範是必要的。

## 2.摩西（Moses）（與宮庭的關係）與約書亞（Joshua）曠野和新土地的領導<sup>11</sup>：

摩西的故事比較像現在一般所謂領導者的敘述故事。若要完成上帝創造以來的目標像似愈來愈困難，而這阻礙多半來自於人的阻力。他被描述其處境是暴露在一位埃及法老王政治命令之下，充滿極度的危險甚至是死亡積極攻擊的政權處境之下。換言之，摩西當時的生命是被掌握在一個專橫違背上上帝創造目的、又極度專權勢力、有絕對豐富資源的領導者的手中，對摩西而言其對立那是必死無疑的。對於摩西來說，自己完全無法防禦與防備的權力和資源，而本身又是一個這

<sup>11</sup> Lyle Eslinger, *Into the Hands of the Living God* (The Almond Press 1989) 以敘述文學方法探討所謂申命記書卷中的中心神學。另外我們也要注意到中世紀的基督教改革宗的長老會制的鼻祖約翰加爾文致力於用申命記來建立瑞士或是日內瓦市之社會體制的分析研究，顯示身為一位領導者的遠見和智慧、勇氣與踏實的信心是關鍵乃在於永生的上帝。難怪學者 Raymond A. Blacketer, *The School of God: Pedagogy and Rhetoric in Calvin's Interpretation of Deuteronomy* (Springer 2006), 下了這樣書的標題。Jan Assmann, *Moses The Egyptian: 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 (Harvard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分析摩西一神論的強調或是堅持突破多神的環繞環境，立志帶領著以色列民和其他願意符合其所信的走向能生養眾多的境界。





麼弱小嬰兒的生命。上帝就奇妙地通過偉大的母愛和姐弟之親情，使她們有智慧的合作，更其妙地連法老王的女兒也參與這樣的合作把嬰孩認養存留下來於這樣的大屠殺的政權策略下，進而可以奇蹟式地活在一般人民所無法享受到的皇宮生活與教育，特別是當時宮廷中的訓練與淺移默化四十年之久的領導裝備與訓練。在此故事裡，女人的角色不單只是配角而已，女人的偉大其一是生產力（生養眾多但相對的法老卻要阻擋與消滅）（出 1），更且女人的勇氣與智慧都在在地表現一位優秀的危機中的領導者。<sup>12</sup> 故事中描述摩西的可愛贏得公主的喜愛也是成為上帝拯救或是形成領導者的一個奇妙的方法。摩西在埃及王宮受訓練與被養成爲接班人四十年，但這並非上帝的終極目的，上帝讓他在不能眷戀之下，被迫流浪到曠野與羊群和其周遭一切陌生與不安環境一起共存生活，與一群可能以前會看不慣的動物和人生活在一起，甚至與牧羊女結婚成爲家庭的一份子四十年（也是領導者塑造養成的背景故事）。摩西可以說是從被寵落到受苦，從權勢落到失落的地步和經驗，當他要享受天倫之樂時，上帝卻要完成祂的創造目標，就是要通過他讓那快要被消滅的族群轉變爲生養眾多，並且要建立一個彼此能祝福的人類的模式典範的領導者。顯然這是何等艱困的使命和目標。他又要經歷另外四十年真正領導烏合之眾又悖逆的族群走向所謂的上帝應許之地去。

敘述故事當中我們看到的是有摩西人性的一面，例如發脾氣、木訥、獨攬權責，獨排眾議，但較多數看到他具神性部份（上帝之形象展現的部分之詮釋），如堅忍、剛毅、勇敢、果斷、遠見（異象）、謙卑與同理心等等性格，以及具智慧、判斷和執行能力、也能傾聽人的建議、設立族群社會的規範（十誡和律例）、對上帝的忠誠等等。另外，我們也看見對家庭的責任與族群的照顧是相等的。對自己兄姐之背逆還是依嚴對待，不護己或是護短之現象。爲完成上帝的使命顯出剛強，另外他的遭遇有幸運也有不幸的時候，而這些都幫助他能成爲上帝重用的領導者以及重要的養成要素。最明顯的要素乃是摩西不屈不撓地與揀選他的上帝溝通，有時候很勇敢爲人民的需要與上帝討價還價，但至終都以順服的方式去回應上

<sup>12</sup> 其他舊約中的女人也是領導者群像，但因篇幅有限而割愛。如撒萊和夏甲各有千秋的能力與智慧，特別在兩個女人的對立中，讓其後代生養眾多並分別留存下來，參 Phyllis Tribble and Letty M. Russell editors, *Hagar, Sarah, and Their Children: Jewish, Christian, and Muslim Perspectives* (WJK 2006) .



帝。可見與受託付使命者時常溝通，釐清目標與困難是領導者所必要作的。摩西到最後，上帝並沒有讓他進到應許的迦南地，看來是遺恨可悲的結局，然而，對摩西而言，成功或是享受其果不必在我的身上，是值得現代領導者所要學習之處。甚至於有人看為可悲之處的事就是他的屍體也不見了，這成為加爾文學習的對象，不製造自己成為人民的偶像來崇拜這才是真正的領導者。五經（律法書）不是要記念摩西，而是要以色列民記得上帝和祂的作為。但是法治的制定是烏合之眾的人民所必要的領導方法之一，他為接棒者做了很好的預備，他最後還將領導權交給具有洞見（對上帝有信心）和勇敢的約書亞和加勒，而不是多數的十個短視者的手中。因為領導者或是不以上帝的目標為目標的領導者，往往陷入一種短視和可能為己設想的陷阱裡。摩西的領導故事太長了無法在此作更長度性的分析，只能提出概述。

約書亞的角色不只是一位具遠見和膽識的人。他又要在新的環境下完成使命帶領人民進入一個未知的、新的土地與新人文環境去面對各式各樣新的挑戰，他要負擔的是使他們要能安居樂業在這塊新的而複雜的土地上與新的住民共創新生的方案與政策。經文的陳述大部份好像是軍事力量的戰爭與強奪，但事實上如同一個新的移民者當如何在一個新的環境下生存下去，在約書亞記描素著摩西所制定的法制當如何落實在這新的環境（人事地物等等）或是要建立新次序的制度（分地與城邦/逃城的設置）呢？其轉變不只是由游牧業轉變為農業的生活，加上一些新興工業的興起（如鐵器的製造與使用），這些都是領導者新的挑戰，新一代的崛起又當如何面對呢？約書亞的領導和團隊就要偏重於管理與創意能力的展現。另外，他和摩西都具有危機處理的能力，特別在面對內部的反對和阻力，除了當機立斷的改變政策之外就是帶領全民與上帝再次面對與立約（書 24）。

### 3. 士師與先知：

以色列的成長或是生存少不了六大與小士師，在此特別提及撒母耳。撒母耳是士師也是先知與祭司。擁有這三項的權力與地位的人身兼政治制度轉型的領導者。在以色列歷史的進展中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撒母耳的領導起自一個被壓制的家庭，但因著上帝的創造力與創意力使撒母耳出生了，並且也能在當時扮演一個領導角色的祭司以利家中被養成（親近與聆聽上帝聲音的象徵），以後卻成為







以色列史上在轉類點上的重要領導者。顯然，一位領導者被培育的心，應是一位聆聽上帝聲音的心（Samuel=listening to God）。他雖然堅持以神權為政體中心，但最後還是為了因應臨近國家的政治體制是君主體制而同意設立君主政體。雖以人民的聲音為主的趨勢已經形成，但上帝的聲音是不能被滅音的警告由撒母耳提出（撒上 8）。士師記確實記載著這時期的領導者與人民之間處在這兩種聲音的緊張與取捨當中。Martin Noth 的申命記史（DtH）中提供了讀者申命記式的評論。以色列王國之所以會分裂和走到亡國與被擄的悲境的主因之一是不順服上帝的聲音。從國家的領導者君王至以下各階層的領導者往往絕對化自己。把上帝所賜福的權利與資源偏心、偏愛地施予自己享受和自己家族與親信者。刻意和一意孤行地用公權力、利用司法和政治權力打擊與消除異己。在南北國事件中層出不窮並每況愈下，到了無能與無法挽回的地步（撒母耳記和列王記）。雖然當中上帝差遣了先知不斷提醒與提出警告，上帝不斷地發聲然而君王和領導階層為首的，不但不聽還帶著人民蒙蔽上帝的話不聽。當他們是以自己的利益和權位為中心和為主要的考量時，日積月累就會積病而發（罪深重）。君王與一般民間領導者們鄙視也故意忽視上帝是照顧社會中的弱勢或是被邊緣化的上帝時，就常出現對無辜者的暴力和冤屈的逼迫。這些自以為是高級的人民或族群，通過系統的教育和社會的教育，積極強力教育人民要盲從君王與貴族的聲音，去上帝的話語。所以連上帝的代言人先知也被殘殺逼迫如以利亞和以利沙，米該雅和耶利米，受苦的僕人（參賽 53）等等。這也是亡國的原因。心中不以上帝為優先的考量，祂乃是真正以色列的領導者。真正以色列的盼望是上帝不是約雅斤王受到巴比倫王的邀請共餐，乃必要回到上帝的話和上帝本身（以斯拉和尼希米書的記載），這是五經（律法書）形成時的有力見證。一位真正的領導者是要把上帝話語傳述和教導人民的人，而不是一位只會玩弄自己學術學位或是權位錢勢的人，這樣的人可能是一個態度傲慢一直口無遮攔的說話，同時也會強逼人民要聽他話的人。先知們卻用各種創意性的語言（比喻/諺語/行動劇/修辭語等等）和積極行動（到廣場/宮廷/聖殿/走入村莊）傳揚與教化人民有關上帝的話語，且真正的表現出在社會中的領導者的角色，使人民因著上帝的話語而結出滿滿的果實來回應上帝所創造的生命。顯然先知的領導質能性是用上帝的話語和行動來領導人民。



#### 4.君王與大臣：權柄與資源是上帝所賜，但如何管理和治理呢？

以色列的君王們與約瑟和但以理都是在一個政治高位圈裡工作的人。第一位君王的掃羅的崛起的故事和大衛的崛起都具牧養羊群的經驗。顯示一位領導者與大自然的接觸越低其領導力相對地越低。這可能與當時大部份人民的職業是相關的，但其實也不然，因為性格與作法的形成是與土地的親情緊緊相關連的。他們的弱點與強點各所不同，掃羅個性急又欠缺安全感而顯得無情與兇殘，而大衛看來是謙卑、英勇與敬畏上帝的人，卻敗於女色的魅力，他被先知拿單指責其所犯的罪是邪惡的，且因此也造成國家走上亡國的原因之一。責任在大衛王室要擔起來無法推拖的國家興衰的責任。所羅門王似乎也繼承了大衛的桃花運，設立很多的嬪妃和作信仰的妥協與屈服於她們，雖然他在經濟成長和國際名聲地位是被肯定的（列王上下紀中和歷代志上下裏的記載），相對的國家的稅收國庫卻多數花費在自家人的奢侈和浪費上，讓國家在貧富間的差距越來越懸殊，陷義人和好人於不義，講一套做一套，欺騙人民和剝削人民的血汗錢（阿摩司與何西阿先知極力的譴責高級的權貴們欺騙人民的愛與情，以及表面說是公義，其實內情卻是不公不義的行動），外表是敬鬼神內在是唯我獨尊的王室。世襲的王室的領導中心和領導力全是靠爸族，只會靠承襲的公權力和權威，但卻缺法創意力和管理力。這樣濫用公權力去扭曲和欺壓上帝所造的形象樣式的人民，甚至通過不義司法冤枉底層無助的人民，進行殺害與監禁，淪為邪惡與君王極權偶像的劊子手。這樣的領導力是放縱自我邪惡慾望所出的領導力，絕對不可能出現創意性的、合力性的、管理力的、以及領導力之領導者。這是以色列和後來的猶大國滅亡的主因，如同公元前第七與第六世紀末的以色列與猶大國只能走在僵化與麻痺中的自我滅亡進程中。這實在是辜負了以愛和寬容的祖先約瑟，他用上帝的美意的先前預備來詮釋與接納，並眷顧了那逼迫他的兄長們，以善報惡來經營或是延續雅各家的命脈。同時約瑟為了要回應對祖先亞伯拉罕的呼召遺志和上帝創造人類的目的之呼召的典範。通過這樣的敬虔信仰之理解與釋懷所作出的行為，不只會餵養其他民族的人和牲畜，也同樣餵養與眷顧那蓄意害他的兄長們及家族，一方面能完成回饋對父親的養育之恩（孝）。更重要的是約瑟這樣的作為，整合了十二個支派。甚至提供與埃及人一起和睦同居的可能性。這些都是在回應上帝的結果與朝向生養眾多





之作爲來努力，像這樣的領導者不只以色列人需要，在整個受到飢荒打擊的埃及和古代近東人民都需要，一同蒙受上帝的賜福（創 37-50）。

約瑟的信仰與人格的塑造出自何處呢？他曾是父母最愛又是深陷被擊殺與出賣，監禁與陷害之中，但是心中並沒生出苦毒，他的心像一塊良田能繼續接納上帝的智慧來啓發他成爲有解夢的能力與生產和治理糧食危機（產糧食的知識和創意力）與國政的能力（管理力）的人。約瑟追求這樣優質的靈性讓上帝奇蹟式地寬闊空間給他和以色列民族，就像他那寬廣的心不記兄弟之惡，這才是以色列的真正領導者，也是當時世界正需要的領導者（有如梅克爾夫人解決了歐洲金融的危機一般）。

以色列民族中不只是約瑟還有像在被擄時期的但以理（Daniel），也是一位典型的領導人物，他被三個不同國家的統治者重用，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一方面他持守信仰原則敬拜獨一真神和信仰行爲與習慣<sup>13</sup>不與強迫者妥協的精神和智慧，不但拯救了朋友也拯救異族的大臣與智慧人。當面對一位瘋狂的老闆（君王）時，不是顛三倒四就是是非不明，這種擁有絕對權力和自我爲標準的統治者和管理者，不只是以色列民最害怕，就連現代人也都是最懼怕。人民會想盡辦法逃出那些集權、惡霸、和消滅人民生命財產的政府的手中。但以理雖是無處可逃卻善用其智慧和靈性去化險爲夷，每次當遇到困境他就退去禱告祈求上帝的旨意，然後作出勇敢的智慧和建言。像這樣的領導者在耶穌的身上再現，耶穌與但以理的背景不同，但他決心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雖是面對死亡，卻以愛和寬容，以及爲人民提出公義和真理的訴求來面對那邪惡的羅馬政府領導者與猶太宗教領導者，以示抗議其不公義的統治作爲。

#### 5. 大先知、小先知以及被擄後的省長和文士：

所羅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等等皆堪稱爲被殖民和被擄境況中的猶太領導者；過去女性（女士師）的領導者<sup>14</sup>也有不同的角色，除了上述的母親角色之外，

<sup>13</sup> Stephen R. Covey, 《與成功有約(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顧淑馨譯, 台北: 天下, 1991) 強調良好習慣與品德才會工作有效率並達到成功。

<sup>14</sup> Alice Ogden Bellis, *Helpmates, Harlots, and Heroes: Women's Stories in the Hebrew Bible*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4).



例如女先知底波拉與士師記中的雅億、以斯帖或是路得記中的路得。<sup>15</sup>他們都是上帝所揀選的代理人與僕人之身份出現。<sup>16</sup>特別是女人的智慧和母親的能力展現（箴 31:10-31 才得的婦女）以斯帖和路得對以色列民族和國家的永續作出貢獻。從故事的敘述可見到她們的智慧與決心，並回應了上帝的救贖（返回結果與生養眾多）與呼召所作出的決定與行爲。

又那些面對被擄的先知，他們如何用最美與最好的安慰話語來安慰那些受傷和遇見死亡的人民同胞，像但以理，第三以賽亞，哈巴谷，約耳與所羅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他們是如何讓人民從絕望轉向盼望，從傷痛走向被醫治和復原，使人民能得著繼續生產結果及生養眾多的賜福（救贖的意義）。他們從上帝的話語來傳上帝的心意，這是領導的靈魂把自己的領導置身於一種危險和冒險的境況下，而力爭活化人民的生命，期待能使人民擴張生存的時間和空間。

綜言之，從族長到靈力領導的士師人物，再到君王的領導，我們看見這些人都是在某個特定的處境下出現，例如外在危機的威脅或是內在的危機出現會影響著上帝的選民的生存議題時，上帝就揀選人去拯救或是解危。被揀選的他（她）們是無法自己選擇，雖然可以推辭或是有任何藉口，但當上帝執意時，被揀選的人是一定要去完成的，如摩西、大衛或是作出強烈抵抗的約拿也必順服。

因此，領導者若是能聆聽上帝的話語和時常尋求祂的旨意（以公義慈愛和信實為中心去回應其呼召）。不被利誘、威脅而偏離上帝的心意，作出辜負上帝的行爲，自己反成爲達成目標與使命的一種阻礙，更無法達到建立上帝國在世上的上帝的同工。<sup>17</sup>直接說，這些領導者是上帝的器皿與僕人，在人的制度中應是扮演著

<sup>15</sup> 參 Alice Ogden Bellis, *Helpmates, Harlots, and Heroes: Women's Stories in the Hebrew Bible*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4) 討論眾多的女性在希伯來民族和以色列國成長中的貢獻。

<sup>16</sup> Edmond Jacob,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translated by Arthur W. Heathcote and Philip J. Allcock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58), 233-280。特別是 God in Institutions 的一章。君王、先知、祭司、智慧人是上帝揀選人去為人民成就上帝的旨意，他（她）們雖被選為人民的頭，但其實是要帶領與服務人民達到上帝創造人的目的。所以被揀選為領導或是領袖的真正目的是要完成上帝所託付的使命。她（他）們的上司是上帝（上主）而不是自己，他們只是僕人，不是絕對的存在者。

<sup>17</sup> Henry & Richard Blackary, 《不再一樣的領導力：激勵人走上神的計畫》（吳蔓玲和徐顯光譯，台北：基石文化，2001），全書皆在強調順服神以神為中心的領導才是真正人民的領導者對人民有真正利益的領導者。





僕人的角色，因此其心態和作為（工作計畫）和行為要遵照上帝的旨意。

## 第二、為何需要領導者？

正面而言，領導者是為了帶領人民走向能活出有靈的活人和結果，以及生養眾多的[好]的正確道路。上帝為了愛所造的人和萬物，揀選領導者去帶領與代為執行。特別在人類的社會裏是有制度，而制度也是上帝為了人和萬物而存在的。<sup>18</sup>負面而言，在申命記神學裏我們發現當這些被膏立為人民的領導（leader）或是人民的中間人（mediator）或是人民的代理人（agent）或代言人（如先知），往往會因為自私自利與驕傲等等的自己的罪與結構犯罪來阻礙上帝的工作，而沒去執行上帝愛的旨意來造福人民，以致於國家與土地受到傷害和失去原有的功能（申命記史書中的神學反省），這些的弊病顯露了人性的弱點。所以，身為一個人要領導別人的人必要謙虛於上帝面前，否則會如同瞎眼領瞎眼一般，因此如同教育與法令的制定必要考慮到人性的缺點和弱點才對。事實上撒母耳已在主前一千年左右士師當政時期的領導系統和設計或是君政時期的政治領導體制已經提醒和考慮了。那些在士師與世襲制度君王的故事中是連連出問題，如君王自己的兒子或是祭司以利的兒子一樣貪腐及無法無天的行徑。看來人的社會需要領導者是出於境況中的需要，但從歷史的探討很多境況往往是出自家族世襲勢力或是黨派的勢力所促成，在民主社會中雖是以民意取向，但民意往往被利益所誘導和收買利惑而選擇了錯誤的人當領導者，而結果是召來人禍災難。

從撒母耳主張人民真正的領導者是上帝而不是人的領導者，上帝是造物者也是真正人民歷史世代的統治和領導者。因此，全舊約聖經宣揚唯上帝是王，更何況上帝分享祂的神性於人，每一位受造的人已經被賦予領導的能力與靈力。所以領導者還是要臣服於上帝。這樣的主張在亞當與夏娃的故事中警戒了人需要去聆聽上帝的話而不是去聆聽同樣是被造物的話，以至於損失了那種自律與自主的神性（自我管理的靈力）。之後人類都屈伏在各種領導的權力慾和各種力慾望的領導

<sup>18</sup> Roland de Vaux, *Ancient Israel: Social Institutions* (vol. 1)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5); Gerhard von Ra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vol. one), translated by G.M.D. Stalker (London: SCM, 1975), 306-354 (Israel's Anointed).



之下的傾向。結果到處充滿戰爭、爭鬥、殘殺陷害與毀滅。

### 第三、領導者的產生：揀選並塑造

舊約所描素的領導者是以上帝的揀選為主，當一位領導者是要被制約於和上帝所立的約（covenant）。當讀到以色列王國興起的歷史，起先的掃羅王與大衛王都是先知和祭司代表上帝去遴選與膏立的，是具神聖又掌權。其標準是要合乎上帝的心意並不是看外表的。而先知的召選有其特別的地方，必須以順服上帝的差遣為主，不管是其職業原本作什麼，像阿摩司。約拿當先知卻不願意遵照上帝的命令的例子。上帝也在士師完全無法行使功能的時代關鍵時刻，上帝就興起了一位外邦的女子路得和拿俄米去成就上帝的愛和祂的拯救，從而繼續產生以色列民的領導者。從舊約神學來看，上帝才是一切領導者產生的原由，為執行祂對所創造的世界負起愛的照顧的責任，就不斷興起人的領導者來帶領。反觀，人類領導者的產生往往容易陷入一種以外貌作為標準的條件，家世背景、社會地位、加上財力等等因素，作為領導者的條件，而非以內在的人品和性格以及倫理道德為取向來作領導者的產生。上帝看重人內心的主張，但卻被貶為缺乏科學根據。<sup>19</sup>

### 結論

結論而言，領導者的品質或說質能是何其重要，他（她）內心所追尋的什麼？領導者最失敗的是內外不一的表現，嘴巴說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詞，是是非非分不清，然後行出來又是一套計謀算計的騙術伎倆。上帝看重領導者的內在生命的品格性與品質，因為身為領導者是要見證祂的存在與良善、愛與公義的本質與作為為目標。是故領導者應要專注在見證上帝的作為和本質而不是要炫耀自己，這才是上帝喜愛的領導者。

這樣對領導者的要求是需要願意去被塑造被要求的，雖然環境和機會是難自取的。但能聽取人民苦難的聲音也是一種寶貴機會（出 3），因為那是上帝要聽的。

<sup>19</sup> 雖然是如此，但我們看見領導者的敗壞動機與行為模式則會帶來不健康的團體，參 Harry A. Ison, *Power Strategies of Jesus Christ: Principles of Leadership From the Greatest Motivation of all time.*





若是以上帝如何訓練和塑造亞伯拉罕、約瑟、摩西、約書亞、撒母耳，而耶穌又是如何帶領門徒的好榜樣，確實可以從中學到此功課。John Edmund Haggai 強調在這詭譎多變的世界裏世人乃期待真正的領導使能發揮影響力，引領人類朝向對人類永久有利的目標前進，然而誰呢？他認為這樣的領導是可以塑造出來的，可以使人得著豐盛的生命意義及創世記所述的結果子和生養眾多的兩面意義。他提出的 12 項領導藝術是：異象、設定、目標、愛、謙順、自律、溝通互動、投資、化危險為轉機、精力、耐力、內在權威以及意識。<sup>20</sup>保羅在加拉太書 5:22-23 所強調的結聖靈的果子，從此筆者認為作為一位領導者的內在生命的成熟與品質是領導最重要的條件。

這一點曾任聯合國福利顧問的神父 Anthony D'souza 所寫的三本書也在強調內在生命的品質才是領導養成的重要關鍵，因為他是一位真誠認識自己的人 and 夢想的人，如此才能設定目標去完成裝備。<sup>21</sup>更何況領導者常會遇到挑戰與壓力的面對與各種打擊如失敗等等，故有堅強的內在生命才可能繼續下去達到使命的完成。<sup>22</sup>

最後我們所關心的切身議題，領導者的塑造（方案與方法）：神學教育是在塑造教會中的領導者嗎？那課程如何設計呢？師資如何去培育呢？環境和設備呢？如何做（進行）才是合乎現代台灣原住民教牧領導的需要呢？這是一個開放的議題值得讓我們開放討論的。

綜觀上述的討論，看來舊約中的領導者是一位具有上帝所給的異象（願景），要去扭轉、匡正與導引人回歸上帝所賦予人的形象樣式來做一位能管理與治理的人，而且成果是結果子與生養眾多。因此，他們必要有上帝所賜的勇氣和謀略，堅忍不拔的精神和意志力，除了自己要常與神摔跤以改變自己的性格和人生方向之外（像雅各/耶穌在曠野受撒旦試探），更要時常聆聽上帝的啓示與靈感，並要

<sup>20</sup> 《勇於領導：變遷世界中的領導藝術》（李淶波譯，台北：天恩，2001）。

<sup>21</sup> 《領導的藝術：認識團體的需要(Leading others)》（蘇心美譯，台北：校園，1991）強調領導是一門藝術，領導者應以愛、尊重、服事為其領導的動機和動力，才能帶動團體而有效能的工作；《領袖的塑造——認識你的夢想》恩邑譯；《和成功的領導者：認識自己》藍慈理譯。

<sup>22</sup> John C. Maxwell, 《轉敗為勝：如何從逆境中淬煉自己 (Failing Forward)》（甘張梅君譯，台北：基石，2003）。



有自我擔當苦難之決心和投入，以專注專業的裝備直往達成上帝所託付的使命和任務。在任務中使他周遭的人蒙受生命的改變和拯救。換言之，有志要成爲一位教會的領導者的自我意識（被召選）要有，也要不斷地通過禮拜與靈修，服務與服事強化蒙召的意識，日日深感上帝領導的愛與犧牲，並深化與轉化自己生命於上帝。<sup>23</sup>這才是聖經中所謂的領導者的領導學，領導的質能（leadership），事實上這也正是近年來在回應今日工商政的管理學所強調的僕人的領導學。<sup>24</sup>

今日台灣原住民教會的領導不只是教牧人員，更應從各團契和長執去談去培育才有明日的教會之存在的延續和回應生養眾多的目標。

---

<sup>23</sup> Anselm Gron,《領導就是喚醒生命：靈性化的生命力領導》(台北：南與北文化，2007)；Allen R. Cohen and David L. Bradford,《沒權力也有影響力 (Influence without Authority)》(陳筱梅譯，台北：臉譜，2007)。

<sup>24</sup> James C. Hunter,《僕人：修道院的領導啟示錄 (The Servant: A Simple Story About the True Essence of Leadership)》(張述文譯，台北：商周出版，2002，36刷)。

